

中國抗戰與國際關係



蘇聯列明著

孫冶方譯

黎明書局出版

32
Lx

中國抗戰與國際關係

蘇聯列明著

孫冶方譯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黎明書局出版

中國抗戰與國際關係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著者 譯者 出版者兼發行

蘇聯列明
孫冶方
黎明書局

漢口發行所：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發行所：柴家巷廿九號

經售處

新民圖書雜誌社
上海雜誌公司
民衆書局
華中圖書公司
北新書局
香港世界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目次

前言

- 一 日本侵畧中國第一階段的國際形勢
- 二 日本侵畧中國與列強利益的矛盾
- 三 列強應付日本侵畧中國的政策
- 四 日本的孤立與中國抗戰前途

前言

——對於最近國際間幾件重要事件的分析

國際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是千變萬化的，普通一篇關於國際形勢的論文，經過一兩個月之後，便失去了牠的時間性，沒有閱讀的價值了。列明的這篇文章登載在蘇聯一九三七年底出版的『太平洋』季刊上（三、四期合刊。"The Pacific Ocean" No. 3-4），作者寫這篇文章至少是在三個月以前。然而我們在今天把這篇論文介紹給中國讀者，並不能算是多餘的事情，因為第一作者這篇文章不是分析當前國際間的某一事件，而是說明「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整個國際形勢的演變經過，所以時間性較長久；第二，作者對於國際關係的某些預測，直到最近才從事實上得到了證實，所以我們在今天來讀這篇論文，非但不覺得牠過時，而且反可以看到作者的「料事如神」。例如作者在這論文中說「法西斯蒂的獨裁為

了德日集團的政策，爲了冒險政策，爲了共同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是要把德國資產階級的某些個別集團的經濟利益（指對華商業利益——譯者）作爲犧牲品的。」這句話在一星期之前，或許會被許多人疑心是作者的國籍或黨派所造成的成見。可是自從國社主義的德國正式宣佈承認「滿洲國」，而且公然表示了牠的「寧願日本勝利」的心願以後，恐怕就是希特勒的中國朋友們也不便再把國社主義的德國當作「與國」看待了吧。

在侵略中國的現階段中，日本的國際環境是日益趨於惡劣了，——這是本文作者列明在分析「九一八」以來，日本對外關係之後，所得到的一般的結論，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但是抗戰增加了人民對於民族前途的關切，引起了廣大的羣衆對於國際時事的密切注意。世界上任何一角發生了任何事變，許多愛國同胞們便會聯想到該事件對於中日雙方的國際環境的影響問題，也即是對於抗戰前途的影響問題。

最近在國際間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動。第一便是德國的肅軍以及接着發生的希特勒政府的承認「滿洲國」和德奧關係的緊張。第二，便是英國外相艾登的辭職和英義談判的開始。在這幾件事發生以後，在國內發生了很不同的各種估計。有的人對此表示了失望，有的則表示了忿慨；有的因此而對於抗戰前途發生了不必要的悲觀，然而有的則發生了毫無根據的樂觀。我們在這裡對於大家所關心的這幾個問題不得不約略分析一下，看一看這幾件事情的發生是日本的國際環境改善了嗎，抑是仍舊沒有變動那總的趨勢？

國社黨的肅軍工作是法西斯蒂統治者的內部矛盾深刻化的表現，國防軍領袖的撤職，只是把這矛盾的總爆發暫時地壓制了下去而已。希特勒爲要保持這「勝利」，便不得不借助於別種「妙計」。照納粹主義統治的舊例，便祇有找尋新的國外的刺戟，加緊對外侵略，故意造成緊張的國際局勢，以分散人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並用暴力維持國內的「統一」。撕破凡爾塞條約，恢復軍備，進兵萊茵河

區，退出國聯以及近來年希特勒在國際間鬧的一切拿手好戲都是在這種場合下演出的。承認滿洲國和德奧合併問題的提出，祇是這一連串拿手好戲中的一幕而已。並且如果全世界民主主義勢力不聯合起來幫助德意志人民剷除這野蠻的統治，那麼這樣的好戲一定還有很多將繼續演出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希特勒的承認『滿洲國』，對於中國的抗戰前途是極有幫助的。因為正如大公報記者所說的一樣：『由此以後，中國外交政策，可迅速予以合理化及簡單化；換言之，中國今後將切實與國際反法西斯各國聯合，以代替仍將與德國合作之希望。』不用說，從此以後，希特勒政府也不能再戴着『友邦』的假面具，替急於想結束戰爭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來向中國勸降了。爲了中華民族的前途，這是比什麼都可寶貴的。

其次講到奧國問題。德奧合併，建立大日耳曼帝國，本來是納粹侵略計劃中的重要項目之一。在過去，這計劃之未能實現，除了因於英法的反對以外，義國

的阻擾，的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過分的誇張了德義二侵略國對於奧國問題的衝突，那是有害的。最近有些人希望此次能夠因奧國問題而促進德義的矛盾，以至於整個侵略陣線的瓦解。這是很不實際的一種設想。不錯，德義帝國主義在中歐問題上是有衝突的，但是正如德帝國主義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寧可犧牲自己的局部的經濟利益一樣，整個侵略陣線也會因於自己共同的侵略計劃，而暫時緩和內部的衝突的，事實上，目前侵略陣線各國爲了加緊對民主國家的進攻起見，相互間只有比任何時期都團結得緊密些（當然，並不是已經完全消滅了內部矛盾）。我們不自己努力團結國際間的愛好和平的人士，共同向敵人進攻以爭取最後勝利，而去希望侵略者陣線的自己崩潰，那是對於抗戰前途極有害的一種等待主義。

最後，關於艾登辭職和英義談判的問題，也有兩種相反的，然而同樣不可靠的意見存在。一種人以爲英國的對義談判，是爲了緩和西歐的局勢以便集中力

量來對付日本，所以這談判是有益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另一種人以爲英意談判是表示英國對侵略集團的投降，甚至就是表示英國之加入侵略的陣線，這樣，對於中國的抗戰前途當然是一個嚴重打擊。

說英國的對義談判，就是對侵略陣線的投降那是不錯的，但是如果說這就是英國自身之加入侵略陣線，那未免太誇張了一些。這種說法大概是德意日侵略者通過自己的宣傳機關（海通同盟等通訊社）發表出來的自己主觀上的願望而已。侵略陣線的主要目的，便是想武力來重新分割世界。在這重分割中，大英帝國在世界各部份的利益處處有受到威脅的可能，牠的統治有被完全動搖的可能。如果英國的統治者不是瘋子，那麼決沒有加入侵略陣線的可能。

不過英國的對義談判，至少是表示英國對侵略陣線的妥協，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這種妥協也決不同某些人所想像的一樣，僅是對侵略陣線中某些國家的妥協，僅是爲了緩和西歐的局勢以便集中力量對付日本。這妥協是對於整個侵略

陣綫的妥協。英國已經決定同意國開始談判了，但同時也準備着同德日兩國舉行談判。艾登的代理者便是於去年間親自赴柏林訪問希特勒的哈利法克斯。新任英國駐華大使寇爾到中國之後，英國出任調解中日戰爭的傳說又隨之而起。這就是證明張伯倫的政策是極受柏林和東京的歡迎的。事實上，侵略陣綫的「防共公約」固真正任務也就在於互相牽制民主國家的行動。想來英國的統治者還不致對於希特勒黑索里尼害單思病，想拉攏他們來反對日本。所以我們對於最近英國外務大臣的更動，應該保持相當的戒心，而決不能存有任何奢望。

英國的外交政策，至今還是徘徊於和平陣綫的集體安全制和侵略陣綫之間。牠仇視侵略國家劫掠牠在各地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利益。牠又嫉妬蘇聯的強盛，恐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擴大。所以英國的外交家便想在集體安全制和侵略陣綫之外裁尋第三條出路，即是用擴充自己的軍備的方法，達到以獨自的實力維持自己的利益。

本來，全世界的愛好和平的民族國家能夠一致團結起來，那麼牠們的力量是很足以對付侵略陣綫的。但是因爲英國要走上面所說的以自己單獨的實力維持自己利益的第三條路，所以他便處處感覺到自己的力量的單薄，時時刻刻想同侵略者妥協。英國所最希望的當然是能夠使侵略者的鋒芒轉向反蘇聯的方面去，如果萬一不能達到此目的，牠便希望在相當犧牲弱國利益的條件之下，同侵略者訂立暫時的和平，誘惑弱國（如西班牙，中國）繼續向侵略者屈服。算到自己（英國）的實力足夠獨力應付的時候（至少在反侵略陣綫中能夠保持絕對的支配權的時候），再起來同侵略者算賬。不用說，英國的這個計劃是一種夢想，牠比了中國過去的長期抵抗的政策不見得高明多少。

然則，英國這次對侵略陣綫的妥協給與中國抗戰的影響如何呢？我們可以說，這影響的大小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可以完全不受這妥協的影響，也可以因這妥協而使中國抗戰受到了致命重傷。因爲根據上面的分析，英國要完全加

入侵略陣線是不可能的。牠只能向侵略陣線妥協，至多也只能勸誘中國向日本投降。可是我們是否接受這種勸誘，這決定權完全操在我們自己手裡了。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勸誘，那麼中華民族的獨立不用說將就此斷送。反之，我們如果不接受這條條件，而繼續抗戰下去，那麼英國對我們也是無可奈何的。例如，自從抗戰以來，英國對於維持法幣，是出了不少力氣的，英國如果要拆中國抗戰的台，儘可以從這面着手的。法幣一旦被動搖，中國自然會遭受嚴重的金融困難。但是祇要我們的抗戰的決心不變，敵人仍舊無法使我們屈服的。而在英國方面，則不僅將因此而把過去維持中國法幣的心血完全拋棄，受到極大的經濟損失，從此喪失了自己對中國的經濟控制權，並且徒然爲自己的競爭者——日帝國主義——造成了機會。想來英帝國主義者是不會走這條路的。

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自己命運。爲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我們必需抗戰到底，必需建立革命自主的外交。只有這樣才能從國際政治中的受動者變爲主動

者，才能擺脫外來的一切引誘和束縛，甚至進一步積極的去影響國際政治——促進世界和平陣線的團結。這並不是一種幻想，例如英國而論，張伯倫所主導的對侵略陣線妥協的外交路線，還沒有成爲最後的定局。因於艾登的辭職，已經掀起了全英國以至全世界的抗議。如今英國國內民主份子正在醞釀着改選國會的運動（因爲在這改選中，民主勢力在英國是有取得勝利的希望）。中國的抗戰的堅決動心，和靈活的革命外交，可以促前這運動的勝利，至少也能使張伯倫不敢再進一步的向侵略者妥協。

冶方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於九龍半島）

(一)日本侵畧中國第一階段的國際形勢

日本帝國主義者照例總是趁牠的帝國主義競爭者的實力無暇顧及太平洋戰場的時候，來進攻中國。譬如在大戰期間整個世界分裂爲兩個交戰集團以後，日本便佔了山東，而且以二十一條約去束縛中國。又如在一九三一年，利用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趁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政府（主要是美國政府）正在以全力注意經濟危機之克服，而西歐各國正在企圖挑撥反蘇聯戰爭以解決經濟危機的時候，日本便佔領了滿洲。最後，在對華侵畧的現階段中，日本是利用西歐各國正以全力對付德意兩國在西班牙的武裝侵畧和地中海上法西斯蒂海盜事件的時機。日本的侵畧是英法二國所倡導的放縱法西斯蒂侵畧者的政策所促成的。這種放縱法西斯蒂侵畧者的政策，使國際聯盟在戰爭挑撥者面前成了軟弱無能的機關，促成了意阿戰爭時所施行的經濟制裁之失敗，更演成了西班牙戰爭中的可耻的「不干

涉」的把戲。不過在這一次，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分散太平洋戰場上列強勢力的因素，未免估計得太高了，它沒有估計到近數年來國際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化。結果，日本在國際關係上所遭遇到的困難，比了牠所預料的要嚴重而複雜得多了。

我們不免要把現在的環境同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階段開始時候的環境（即一九三一年末）相比較一下。試問一九三一年時的環境如何呢？

日本帝國主義由於自己的國內和國外的特徵，在找求擺脫危機的出路的時候，先於其牠帝國主義而走上了戰爭的道路，——走上了以戰爭解決危機的道路。在那時候日本進攻中國的環境是很順利的：當時資本主義生產跌到了最低點，使資本主義的內外矛盾極度地尖銳化了起來；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面對着自己國內的危機，同時又面對着蘇聯的史太林主義五年計劃的偉大勝利，於是便拼命想從反蘇聯戰爭的道路上找尋自己的出路。（據一九三〇年的『工業黨』審判案中所發現的陰謀，反蘇聯戰爭的爆發日期，本來就是預定在一九三一年間的）。結果，

在當時形成了那樣的一種局面，使得沒有一個國家對於日本的侵略能給與任何有力的反抗。

雖則在一九三一年，日本的對華侵略亦有可能威脅到不列顛的利益，然而英國不但沒有阻止日本的侵略，並且反而給了牠很多援助。當時英國的這種立場是由於很多因素所促成的。第一，在當時的不列顛外交政策中，反蘇聯的色彩很濃厚。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了滿洲，在遠東邊境上開辟了一個反蘇聯戰爭的戰場，使蘇聯陷入於東西兩面夾攻的境地——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活動是同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反蘇聯計劃極相符合的。英國以爲日本的侵略將限於滿洲領域以內。而滿洲方面的不列顛的利益是比較不很重要的，並且在英國看來這利益也不至於這樣的被侵犯。英國希望這侵略將被引導到反蘇聯的方向去。

英國的這種立場也爲恐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心理所決定；英帝國主義向來把這運動看做是自己在亞洲方面（首先是印度）的殖民地統治的威脅。英國鼓勵了